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七

代連州謝宣諭表



天德櫻寧粵離明於大寶帝文溫潤已渙號于
九區仍遣使臣口傳宣諭迨茲海表人爲龍光
中謝臣竊聞昊穹以寵綏萬邦而命元聖作之
君睿指之撫養斯民是猶慈父於其子若古有
國能踐茲言無如盛朝曲盡其道祖以功而宗
以德堂閔八荒耕焉穫而菑焉畚耒孝慈億世先
皇帝剔抉訛弊庸正邦經焦勞旰宵以恤民隱

愛之無已至於損和伏惟皇帝陛下濬括紹圖
至仁踵武方此靜淵之默默深知兆庶之顛顛
是用不金玉而雷音如陽和之家至蓋以憫世
之故既已應跡而下同故茲恤民之深雖欲無
言而不可臣職在州守親承訓辭以九重之邃
所以惠撫羣元者其至如斯則列郡之臣所以
奉承明詔者宜爲何若惟知鎮靜上副恩勤域
此遐陬莫獲躬造云云

天生民而作君
惟茲寵綏之寄

帝以德而受命亦惟覆燾其心若古有邦祗率
是道歷觀前世鮮如盛朝聖繼聖而傳家未嘗
逸已休勿休而布政惟以惠民是以臣妾萬區
室闕入表先皇帝焦勞旰夜整頓條綱自其執
競以廣聲至於 下同
積勤而違豫

代韶州謝宣諭表

寅紹懿圖宣重光於累聖誕敷明命諭至意於
多方使驛光華天威咫尺中謝臣伏以惟茲蒸
民之多欲罔有常心若其所性而宣猷是爲括
后是以覆載之內恩勤所施未嘗不尊之如天
載之如父我國家之有區夏也祖功宗德乾施
坤生惟信義之在民不繩約而善結先皇帝致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十
所未致新而又新惟是不倦于萬機因茲遽違
於至豫庸棄下國而卽真遊伏惟皇帝陛下躬
以上仁紹茲休運躋躋大人之造飛龍在天昭
昭杲日之光羣日之用如見慈母誰非歡心而
河漢之文雷雨之澤不特丁寧之委曲抑又滂
沛而渥優尚念泯泯羣氓茫茫率土邈焉阻越
未悉知聞是用重遣腹心口傳謨誥達茲荒外
如撫孩嬰絜惟荼蓼之中不忘民物之念堯舜
之帝禹湯之王惟其異時不踰茲道臣以職在

州守親受訓辭以大君惠恤斯民其勤如此則
列郡奉承明詔爲宜何如惟當祇率吏民各安
職業墉城厥堵枕几于京職守有常莫獲奔走

代謝太皇太后

慈孝同朝恩仁撫衆風雲千載雨露一天最焉
將朽之身均此惟新之眷中謝伏念臣起於寒
素邁此熙朝荒唐無取之才庸淺不經之學仁
祖擢臣以進士之第英皇改臣以京秩之聯至
于先皇帝之朝臣三易州麾累遷官次曾未盡

犬馬之微効稱乾坤之至心惴惴規繩區區夙
夜如引重載正中遠途雖日薄桑榆志存萬里
而忠於社稷死無他腸惟恐力任之弗勝敢謂
恩榮之益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誕保翼
聖式康懿圖深知中外之勤勞能勿勞賚如彼
昊穹之生覆寧限細微是令愚臣亦荷厚賜臣
以草芥賤士父母久亡惟有爲國捐身可爲事
親終孝銘肌刻骨祇佩寵靈披胆瀝肝誓全報
效夙茲荒外莫赴宸嚴

代林文錢監減年轉官謝表

符節臨州毫釐課績偶監冶之微羨亦寵靈之
橫加中謝伏念臣起於書生親逢聖旦以一介
之寒賤荷累朝之龍光脫身塵坱之中接武侯
伯之後郡焉三易官至屢遷無淵深之略以入
告猷謀無殊異之効以外隆翰屏繩繩規矩疊
疊簿書歷年滋多守常而已比者睿明昭統惠
澤昭宣例蒙非次之恩復進諸曹之列榮華重
疊殊非所期夙夜震驚罔知攸處何意分寸之

効重茲褒異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思恢聖
圖先正邦典大明陟降深勸忠勤丞惟念功蓋
有疑慮而惟重在所懋賞不以絲毫而見遺是
以愚臣荷茲異數鬼神同吉真朝廷與善之明
螻蟻捐身乃臣子事君之節惟碎胸首冀答生
成負守遐陬莫趨丹闕

代連州乙丑歲謝宣賜曆日

昊穹之職生覆神弗可知聖哲之同天人自焉
無間曆乾行之有數孚渙號之無方忝茲方州
例蒙恩賜中謝臣伏以左右有民者本諸土穀
修而衣食足裁成之道者惟其寒暑節而風雨
時俾作有早晚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昆虫草
木其咸若禮義廉耻之勃興其代帝言惟茲笑
演故職分義和之列而經著甘石之文自非夫
聰明睿智民物爲心安能與日月星辰表裏如
此伏惟皇帝陛下稽古昔以正事本陰陽而惠
民致盛德于不愆不忘集休功於無爲無事微
矣仰求之故煥焉欽若之文舟車所通欽錫如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
一臣以職在撫牧義當承宣敢不寤寐訓辭早
夜民事俾東作南訛之必序而男耕女織以相
望裕乃力餘驩焉頌起期贊朝廷之萬一是爲
犬馬之寸心

代太守謝宣賜曆

曆象乾文之行渙乎帝者之號誤茲麾守均荷
寵靈中謝臣伏以上穹之於生物本乎陰陽大
君所以養民先之衣食乃迎步於分至用平秩
於耕桑俾作有早晚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伏
惟皇帝陛下稽古作則同序于時本乎遂以日
生開耘耔之有相混同正朔咫尺天人臣以職
在垣墉躬承恩錫敢不宣明訓誥諭導吏民惟
婦機男畝之忘勞則財裕力餘其有自守茲遐
負不獲稱謝云云

代謝太皇太后

治曆以官孚道于事舟車所抵命令一新猥以
方州例蒙恩錫中謝臣伏以昊天之神於造物藏
迹於神大君所以子氓豫事而慮何爲王人之

治乃以陰陽爲本蓋曰帝者之政必以衣食爲
先乃逆星日而紀其行而授臣庶以叙其事恭
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鄧之德輔周漢之興尤
憫惻於困窮是勸相于稼穡稽叅有法惠賜無
方臣以職在翰垣獲承寵渙敢不夙夜祇命躬
親諭民俾男耕女織其相望而東作西成之爲
樂守茲遐外不獲趨謝

代廖英州受子恩謝表

離日九宵比侯萬國皇慈天覆恩賞世延中謝
伏念臣本以孤生姤茲盛旦積微勞於歲月致
列位于方州淺鮮之術而任過所能莫夜以憂
惟德之莫報屬睿明之初政觀琛賁之駿奔不
腆末儀蓋有常職敢圖賤息曲荷寵靈職列侍
祠榮若初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其施坤
厚其生欲忠良之後昆與社稷而同永微功不
賞信王道之無偏弗顯亦臨豈愚臣之有外而
臣驚下之頽衰晚之年惟有糜粉此身庶答朝
廷萬一

代林文再任謝表

術學荒唐誤居守長睿慈寬假再錫麾符指窮
舊戍之期筍啓新恩之拜弛張無改褒寵有光
中謝臣伏聞竭忠盡已以向公同是事君之道
總衆分方而居外尤重守土之臣蓋其任千里
之安危繫一時之休戚得其人則垂魚之微猶
得受賜非其任則朝廷之上不免貽憂於皇盛
時正求良吏如臣無取何遇之優付此湖山之
州如授掌握之物因仍被命榮渙倍初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乾健御天離明照世體渾元而載
治因樸散以用人謂臣起於孤寒周知小民之
艱苦察臣勤於職業能率下以儉勤庶幾勉至
於循良其惟稍緩於督責是用借之歲月俾得
効其釐分臣敢不衽席簡書冰霜肺胃強于弗
逮增所未能苟斯民財力是餘則愚臣犬馬之
報遐望宸扆無任瞻依

代柯丈謝覃恩轉朝議表

天德櫻寧紹應千齡之遇聖恩旁薄無忘一介

之臣例百辟之美遷正六品之優秩中謝伏念
臣本以積累至於翰垣叨治重藩闕然異政遵
循規矩苟曠失之是逃補緝廢遺僅一二而就
緒眷良辰之久假嗟重祿之坐糜寸尺靡收報
稱奚在正以夫惕值於離升飛龍在天矯矯皇
王之造一物失所皇皇父母之心矧茲議於朝
端位班卿列直以選德至于限員豈繫衰老之
愚臣宜及駢蕃之異寵茲蓋皇帝乾坤覆載日
月照臨德以廣容賞或疑重海宇邈而爲近維
厥心亨犬馬老而不遺知其主戀將迎耄耄視
哽噎以思惇肯棄朴忠在駕馭之爲可是令朽
邁遐被龍光臣敢不思少學之欲行知晚遇之
尤幸遐追忠厚期稱慈明靖柝邊城臥看海隅
之寧晏搖心魏闕仰瞻魁斗之齊平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令首南訛清和猶在天開景貺睿智以生真人
出而龍飛寶祚延而箕壽華夷胥慶鱗羽交歡
臣以叨守郡符夙居嶺表瑤堦抃舞莫陪玉笋

之班靈嶽歡呼惟効封人之祝前件物辛剛惟
白鍊鍛不回以將臣子之遠心是乃方州之舊
事已依轉運牒封椿在庫訖臣無任激切之至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

臣伏奉誥命差知泉州軍事臣已於今月十八
日到任交割訖湘部備員茂著輸將之績海隅
忝命更膺師帥之求已見吏民誕宣條詔伏念
臣出許下單微之族生江南卑薄之鄉趣尚迂
踈術業空淺少從師學服膺忠義之言晚步仕

塗妄意功名之會爰從踈遠早被使令銜朝命
於朔郊謹吏繇於懷部審官都水六年服簿領
之勤湖外關中三任叨使華之寄奔走雖逾於
十稔効績曾微於一毫暮爾寒根素乏壅培之
力孑然孤立倘無援助之人初蒙先帝之誤知
更荷二聖之寬貸方解漕司之印遽分郡守之
符維平海之大州乃七閩之都會土疆差廣齒
籍至繁民業不豐里俗喜訟屢肆雜四方之俗
航海皆異國之商非得軼羣之材曷撫遐方之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衆從容踈拙濫被選掄如臣者德不加修才無
可錄心慮就耗年髮已秋款段駑駘豈堪馳於
長坂離披倦翼固難強於高飛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握天寶符紹國休運圖治必先於郡縣用
人不間於戚踈曾是小才亦叨共理承流宣化
體朝廷無異遠之人鑿井畊田同百姓有爲生
之樂倘未填於溝壑庶有俟於捐糜

代賀太皇生日

伏以西帝乘時阜百嘉於兌說上天降妹母萬
國於坤元當高門設悅之辰寔廣寓蒙休之始
見聖而祝自古則然中賀伏以太皇太后陛下
翊衛累朝本根大政以任姒之令德成堯舜之
豐功上下神祇內外臣庶至於昆蟲草木之性
皆知輔相生成之恩適丁載誕之朝宜罄無疆
之禱臣以職在牧守身遠班聯遐望闕庭不勝
祝願之至

代到任謝表

江邊請郡方自試於匪才天上降書俾就移於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
佳處退惟忝冒莫勝戰兢中謝伏念臣以一書
生無他能事逢時甚盛爲士最榮奏薄技於有
司面明庭而擢第歷任數官食祿三紀曾竭犬
馬之報竟無絲髮之功偶玷朝聯遽茲麾守惟
是方州之寄實分旰旻之憂有民有人爲屏爲
翰方以力較任又以祿較勞孰輕孰重孰多孰
寡惟鮮然之不稱乃惕爾而屢驚敢謂席未及
温治斯易地用非微而更顯得已厚而加豐惟
是河源有稱嶺服田原肥沃民產富饒生物旣
繁委寄隨重若愚臣之不肖非有舊聞以監司
之一言遽蒙詔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化
理收攬英雄人惟所長善不必備謂臣素歷寒
苦知民所以艱勤以臣粗識義方於事無所辭
憚是更器使俾効寸勞方茲宣條教示氓吏之
初不勝思朝廷擇守長之意惟當竭力夙夜期
補涓埃上有以干城中邦下有以襦袴遐俗顧
如螻蟻之命知非臣子之私

代英州賀平交州

狂交虺毒結怨于民大兵雲屯有征無戰惟順
天而誅討果指日而殄乎人神交欣魚鳥相賀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秉重明之括撫至盛之期
追思唐虞之遠圖耻循周漢之餘敝講明聖治
之大要先正其心搜求民財之至源又盡乎力
蓋將由孳孳爲善之効然後底蕩蕩難名之功
物不貴難得而所寶惟賢事不作無益而與治
同道孰非惠邇而綏遠罔不服德而畏威如彼
頑童越在遐裔不知乾坤之罔極殆與君父而
抗衡敢肆跳梁自求覆滅初惟鼠竊終乃狼貪
倉箱其陳容爾有取肝腦塗地彼民何辜盡然
中傷軫是慈念况中外之情所同憤則天地雖
大而不容果憑謨明迄收底定二百年擅據之
地一旦自歸數十州無告之民如出深阱惟元
后爲人父母而率土皆吾臣民故戮其敢逆而
弗迓克奔正其元兇而脅從罔治黃帝阪泉之
伐文王獫狁之征異代同誅微我有遏由是獻
俘清廟行賞明庭歸馬華陽包戈武庫大沛如

膏之澤永無濱壑之民極皇德之清明藹頌聲
之洋溢然後遊神太極訪道總章清淨一堂希
夷萬國象犀航於海罔不造庭子弟至于京願
皆就學球鳴在御獸舞于郊名爲太平道本無
象臣以假麾遐郡拭目盛時莫陪後陳徒幸嘉
遇云云

代賀興龍節

寶祚天長真人帝出屬此嚴凝之日誕承睿哲
之生恭惟皇帝陛下乾健其剛離麗其照欽明
而光四表聖敬以式九圍持盈守成而祖考安
拱手垂衣而夷夏服雲龍之從此會豈世所常
愷悌之福無疆惟萬斯壽正華渚流虹之際是
華封見聖之初丘嶽齊呼神民一意共指南山
之壽長如杲日之升

代太守謝

吏能非敏慚舊治之鮮聞恩寵更隆選名藩而
重委已見民吏敬頌詔條中謝伏念臣天資本
愚學術尤畧幸忱恂之贊化右儒雅以對時拔

西華先生集卷之七
於章句一日之長置於衣冠多士之盛初從州
邑已憂應變之匪才積以歲年僅能率法而無
過雖殫犬馬之効不禪毛髮之多郡如淄川地
善齊右俗勤以儉民寡而淳恭以自持不過謹
簿書而遵訓約未知何事爲能利民物而禪國
家矧茲溫阜泚源南國巨府望少差於長樂民
數倚於商山舟車所通南北攸會方聖慮重守
臣之選以蠢質爲茲土之師此盖伏遇陛下處
成康之隆思堯舜之治付物以能而輕其責望
使人如器而期以久成以臣父母之邦密此海
山之國生長其俗性情所諳將過與以式觀冀
微能之可効臣敢不蚤夜戮力準繩訓謨究事
之敝而申其可行抑人之強而厚所宜恤此皆
力之可致在臣之身倘或知而不爲是誰之咎
其爲報稱誓有捐糜

代受州勅謝

假象山之政不責其踈分火嶺之符重如所乞
吏民滿目檠戟居前正對此時不勝欣幸中謝

西塘先生集卷之七
伏念臣本以朴野之性生於遐曼之邦幸值時
之文明獲從事於宦學歷官三紀陳力累朝徒
積歲月之勞別無涓埃之補而身居郎列職在
方州乍解印於藤溪將展塋於韶石曾是中道
復茲渥恩蒼梧古封西廣名郡川原衍沃民物
富饒方睿明之纂圖正宵旰而求治凡在百執
之擇莫如長吏之嚴乃以愚臣特迂公選此盖
伏遇皇帝陛下乾坤生施日月照臨謂臣忠良
之後昆察臣廉勤之素守不惜假借之過若將
羽翼而成臣以少幸知書壯方從仕惟是事君
之大節每希古哲於高風矧茲屬以提封列于
翰屏自非夙夜條詔左右準繩承惠澤之盛流
納民物於大順則何以下副袴襦之望上分旰
旻之憂正當惟此之爲思至於通宵而不寐

代柯丈謝除龍圖知福州

庾海節符念寸功之莫立越山城邑遽榮命之
就移兵總七閩職登三品霜髯父老想布杖途
竹馬兒童知皆勺舞遙念先墳之復展何殊晝

錦之再歸中謝伏念臣起身孤寒逢世熙盛以
空空之鄙承斤斤之明惟粗守於廉隅用謹循
於法度祿已逮夫親養官又至於追封生亡俱
荷於國恩子姓亦布乎仕路爰靜言而省已念
委付之逾宜亦嘗陪書林之遊分省闈之任間
馳使路洊更帥麾綿歷三朝出入四紀何官成
之蔑爾至自視之缺然赫赫乎大明之初凜凜
然太平之致思遠柔以能邇圖天下於掌中惟
求賢而審官使枉錯而民服何惕息念休之老
荷龍光過望之多內閣清資超升逾峻治池舊
治假借如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紹堯咨
俞協舜同君臣於稽古惟海宇之靖康以爲明
道莫若中庸宜民莫如愷悌端朝廷莫若虛懷
於直諫本民吏莫若委任於循良且鎮澆浮必
求忠實之士恤孤寡孰如老成之人是以微臣
荷茲優寵臣敢不祇命就道戒徒輕賫顧在路
途之間如班詔條之日期以宵旰聖念盤盂訓
言念所已行勉其未至冰蘖乃志權衡其心使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七
巨奸無肆於庭唐則赤子自安於田野勸農桑
以厚其始訓庠序以令其終庶幾甌越之民知
有唐虞之澤此爲報國他未知思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八

謝蘇子瞻端明啟

孤迹敢言惟憤朋邪之罔上大臣引類不識面
目而論心枯朽暗華寧知春力之大漂流靡屈
忽踰星紀之周偶因友益之多聞知有恩閔之
踰峻是焉悅服至於不眠竊以物惑而來道喪
爲患不知有君臣之義不知有神民之依惟利
之爲圖惟身之爲進故取於下則庾廩殫竭饑
窮相食而不以爲念進於上則忠義廢斥朝廷

將空而不以爲憂以致旱暵仍年蝗螟蔽野流
離無可歸之室兵革無不試之方可爲痛心無
若是節九重之遽一言不通偶守關征實厭輿
論以人處世欲生奚爲况當雲漢側身累聞避
殿而徹饕露臺請雨至於披髮而叩天是激愚
衷直欲大叫猶慮耳聞之無實不敢上瀆於所
尊迺以廳事之前目所親覩畫工初學手指令
圖引以短書證之古語請罷諸割剝不惠之政
而黜去邪佞不直之臣詔邊鄙以息兵開倉廩
而振乏如蒙聖聽悉依愚言天澤稍後於一旬
臣頭請梟於雙闕囊封午達御寢夜忘清旦之
朝庶敝咸止此則神宗皇帝聖慈明睿從諫如
流雖堯舜復生無此過者也已而又降手詔許
中外實封言事遠近如躍霖雨應期洎奏疏宣
示之朝乃微臣讒譖之始或請逮繫或議刑誅
則匭函應詔之書乃姦臣蔽主之路內外庶司
之會問報必詭辭一二近臣之輸忠旋皆就劾
如某草芥何足齒牙自古奸邪回天忠嘉就戮

事不少濟外尚如歸未有如其之遇先帝所請
皆行上台以是出金陵諛佞側目咸欲食其肉
醢其骨而聖恩庇護止於嶺表之遷者也冕旒
還天神聖繼統離明渙汗睽鬼喪輿然後明公
鉅儒相次萃聚期以四方萬里同此泰亨事君
以人聚朝以類是以愚懵之人被茲薦舉直欲
召自遠方寘之近列而不知已也此蓋伏遇端
明先生辨內外之境究榮辱之歸不以人滅天
故誠不以物累志故正虛而生大白以成明繼
古人之忠端作當代之標準以爲世本無事由
人妄而事生人非本邪以正消而邪熾若正直
之竝進卽姦欺之自消而况包荒不遐遺大臣
之能事舉直錯諸枉聖人之格言如湯化冰如
雪見暎故以作多士之氣應一時之宜此真古
昔輔弼之臣知政之體而能佑佐大有爲者之
事者也不幸奸孽暗藏良遇中變風波橫起紛
擾更深至於迺今不異前日下愚狷介勢厄志
衰多病侵尋日昏足痺知難自退不俟勞言方

茲聖德日升羣心景附虛懷弼亮側席俊良深
簡帝衷莫如門下伏願早膺綸綍入正台槐以
平日所欲言而不得言者傾竭於冕旒之前以
平日所欲行而不得行者抖擻於鈞軸之上母
念舊惡母記徃愆釋羣疑於菽屋之豐滌衆汗
於雷雨之解調諧政化俾如琴瑟之和協叙雨
暘必若桴鼓之應若昆虫草木無不咸若而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如此則受恩之人如囚脫犴
扶持衰疾乞丐東歸守先人之屋廬收諸弟之
孤幼時風節雨追野老於其同糗飯藜羹與天
民而皆足使霜顛雪領長歌舜禹之年而狼狗
犬馳或起夷齊之操則不肖之於門下不爲無
補報者也

受恩復官謝啟

狂言不已重干斧鉞之誅盛德好生特從嶺海
之放當與魑魅永爲比隣日月重光雷雨作宥
洗滌罪累復齒冠裳言念優容知有殊援伏念
其曩以性識之陋暗於時事之機疊疊封章諄

諄險論思以一介之細力正衆人之非譬如盛
丹濃粉方銜嬌施之美而謂其醜之駭人逢袂
緩頰正矜顏閔之行而指其中之欲盜則誰不
憎惡而交怒抑事又黥黥而難明語以殄行之
震師人將膏柱而燃炭尚賴至尊之獨見察其
危立之靡他出於萬死之中錫以再生之命投
諸荒遠欲其歷險以知艱處以孤危俾之動心
而忍性故南行者四千餘里拘係者十有二年
其甘如飴知有禍福之攸倚稍不若是愬惟臣
子之寸心不幸忠諛未白於世間旒扈遽還於
天上永爲臣節之不遂深懼獲罪於彼蒼阻茲
幽繫而弗伸雖欲爲殉而無地嗣皇繼統聖母
同朝方整頓於萬機期惠澤於四海蠢如螻蟻
何掛齒牙率先虫魚蒙被恩渥此蓋伏遇某官
致君以道與善至誠安社稷之爲心惟忠端而
是與察諸危言之意知其事上之誠出于憫憐
不忍牢落之久借以題品惟嫌責飾之虛是令
上達聖聰畫動帝念縱釋維繫扶踈朽枯昔以

大沛漏泉所望歸耕而侍老今茲滌愆還舊更
使有祿而及親如是生成全自推獎未知報稱
良以屏營

謝廣州經畧朱舍人啟

聖君肆大旨至於常赦所不原大賢用仁心不
忍一物之失所匪惟開數口生存之路抑又伸
先帝圖任之心增炳煥于日星同吉凶於天地
允爲特達之舉逮茲衰遲之蹤愚者驚疑問相
知之何處識者默諭謂至公之有門竊以古之
憤者或至怒髮而衝冠嘔血而不食蓋其情由
義激氣以道充疾首疢如幻生輕矣故視斧鑕
無斧鑕非不畏歿亾也以所畏有甚於歿亾者
詩書之典訓視權貴無權貴非不憚勢力也以
所憚有甚于勢力者上下之神祇最爾愚衷介
然孤植本圖報上台然許之重緣是知熙寧過
誤之詳薄言獻忠頓駭瞋目倉皇捧檄遁匿尹
關而蝗旱仍年饑窮滿道譏征瑣屑怨讟沸騰
加以左右前後盡是兵營長於風霧暄霾如聞

鬼哭以爲甚非社稷之福亦匪丞相攸宜圖奏
夕陳政令朝改雖古聖主虛懷納諫之盛微吾
神宗從善如流之深人情欣歡天澤霑足當此
之際誠以一日而萬歿勝於歷劫而浪生俄蔀
沛之又豐第讒譖之來萃竟賴吞舟之爲網止
於贖罪而罷官跡旣混塵亂惟盈耳民言萬舌
惟一路之怨嗟天闔九重如千門之稠疊塊然
獨處兀爾沉吟慮之熟而計之精惟茲存亾之
如繫寢不安而食不飽直恐敗壞而弗支有如
刀鋒鑕於胸次誠謂弗白於上必將獲罪於天
是傾蠢愚重瀆神睿見聞股慄論議風生以爲
幸脫於雷霆潛不知改就使立投於湯火誰謂
不然終蒙恩宥之寬止於嶺表之竄望闕築室
食茶如飴託事業於漁樵付朝昏於碁酒蓋知
人咎之已召直若已死而更生自然物汨之內
忘夫亦奚適而非樂惟是萱堂鶴髮難忘人子
之心每於霜幹露條屢起隙駒之嘆大明繼照
渥澤漏泉洗其前愆還以舊物脫牛衣而衣綵

耘石圃以茂蘭然而風燈短焰豈有長民尺水
丈波還遇前險如賜長告歸終養於偏親却尋
前蹤訪舊遊於萬里未報歸餘之閨重陶解網
之仁且兄弟五人今茲隻影松楸數壟家無兼
丁藜藿靡餘七幼待哺春秋敬享二簋誰尸比
雖乞丐而東歸不殊翰翼而雲翥盛明遠照恤
隱爲心以其迫於暮年倘復先於薤露是終窮
於盛世示貶戒於仕塗謂忠直之自危至妻孥
之弗庇是焉惻怛力此薦揚斯蓋伏遇知府經
畧舍人開人以天表物于道暫龔黃之撫外本
夔契之致君以不忍人之心輔不忍人之政當
熙豐之安習由近侍之從容親聞訓言默識聖
意謂趨時適用祗可集事而秉節抗論亦無他
心在人才之難全矧聖世之希遇安容棄置將
竟叙收天語秘嚴與聞者鮮誠心耿亮歷耳不
忘謂如愚者之朴忠終匪先朝之遺外命之不
協事常先乖困躓至斯屯難極矣出於憐念詳
爲指陳證以孫李之召還胡范之終用曾非累

月皆侍清光眷言意之如斯在恩德而奚若未
知何道可副眷知惟當益勵乃衷不渝其守倘
昊穹之開聽不忍遐遺雖蒲柳之可驚亦難自
棄當何矩矱協古猷爲師有遽閔柯無遠則紳
書中和鎮俗夙夜奉公庶獄無留之盛座銘謙
撝際下忠實事上片善必期之明雖則黃髮之
星星不忘丹衷之耿耿此爲報德他未知方

謝祖公提刑啟

狂言屢瀆知流竄之爲輕天德再生念毫分之
未報謂嶺表來歸之賜斯日邊覲拜之期而蒲
柳單親雪霜雙髮若出九地而復見安能此身
而再違門巷蕭條家唯四壁之舊田園荒瘠歲
無百金之收老幼之指將半千孤嫠之口踰二
十使坐視而不恤豈人情之所堪遊必有方深
念聖神之訓呼知其處莫如鄰近之封幸茲清
朝孝理之辰獲遂愚者祿養之志以爲非關市
譏征之守卽府廩緡斛之司惟得此以便私庶
食焉而無愧明哲當路公恕存心竟列奏於朝

廷使備員于庠校其身既逸所入亦優雖均給
之未豐如慚顏之已厚蓋爲不厭誨不倦公西
猶學之不能而動斯和綏斯來子貢謂如何可
及自省缺然無有豈能居之不疑亦既閏平坐
糜廩賦天矜遐復才屈高明總領憲防澄清海
裔猥託迹於屬部獲承休于下風旌車按行日
月在道號令明白雷霆其威正以此時倍蒙溫
顧屈尊光而榮泣辱詢訪之甚周言念忠厚之
深不接見聞之久每披陳簡邈想古人斯刮瞋
眸真對高矩泰山坻埴豈容語於崇卑明鏡姆
姿其安侯夫辨察洎輝光之云遠惟愧仰之積
深敢意過憐遽蒙優薦欲不候任滿而特賜召
還論借逾宜辭情甚激此蓋伏遇某官事君以
道立善無方知其心之朴忠本天資而非飾憫
其官爲州縣踰艾服而不遷欲爾褒旌曲申勸
獎若乃固窮守道薦孝事親求之古人未易爲
比就使九章華袞兼乘明珠較之斯言不爲厚
貺未知愚者何以當之惟資勉勵於夙宵期副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八
知愛之一二然而事有勢異志難兩諧北闕龍
鸞葵藿第深於方寸高堂甘旨桑榆能保於幾
時前言雖遠於庭闈此誠有貫於金石蓋以幼
子戀親之日而知老人依子之時幸而去春本
府以再任爲請迨及首夏二司復聯薦於朝聞
茲數月之間未被一言之可果蒙矜念別與叙
陳俾將及瓜獲拜新命如此則閨門之內自少
及老以蒙恩犬馬之身摩頂放踵而奚報

候福建漕徐郎中啟

言念鄉以童蒙獲承師論趨風半畧想德十年
塵埃滿顏方知貴賤之隔郵傳雖便敢致尺幅
之書比者伏審賦政外臺實臨梓里家君又幸
遂得執吏於下塵驛書每來具言獲庇之甚厚
顧惟愚陋之無狀正以狂妄而遠投處親友乖
隔之中知父子始終之遇有如執熱之靡濯快
以清風豈特在谷之間音莫勝餘喜春陽已暖
賓廡尚遙惟德義之所存乃神明之協相恭以
某官清才不世妙識探微政以簡恕而宜民道

西華集卷之八
以公忠而遇主暫由漕輓益屈良能當狂交跋
扈之初正中夏調度之廣以百萬之緡斛橫漲
海之波濤人無堪勞師獲厚濟况大兵翦逆方
奏凱以言旋宜明賞揚庭與懋功而皆稱行膺
迅召入處近班瞻頌之身未緣前拜中和之養
惟祝自將

謝陳刑部啟

狂言獲罪歷三黜而不憂大恩賜還阻千里而
爲患蓋心知罪咎之大則責已爲易而索無銖
兩之積則求人爲難將流連於遠方則念松楸
之何處擬乞丐而東去又無田園之可歸而况
孤姪四房所聚二百餘指其有母者容可責其
自活其永感者儻不恤而誰依方兀兀以如癡
值皇皇之于際敬展道傍之謁庶觀君子之光
豁如久幽忽覩白日溫謙之待旌別已明存勞
之勤委曲良至故濟之險艱則有舟楫之假借
而示以親愛則通子弟之往還終懷不足之心
重茲特達之舉叙致詳委敷陳婉華論其激訐

出於愛君則若揆其肝膈語其窮苦庇及衰族
則若察之比閭遇知如斯豈世常有此蓋伏值
提刑刑部任大臣之重以廣寓爲心惟忠君是
以愛民惟仁民是以勤事思以爵祿同其榮富
謂夫生靈繫之戚休且夫序賓以賢皆古興王
之迹於今不取常防後用之踈自非智周萬物
而究其重輕明達庶政而知其緩急孰能遺狀
以取智得君而進人重念往昔睽乖痛車塗之
載負于今離麗眞日月之照臨事掩不傳知心
者寡迹孤無援達上何因惟公察肺腑之存如
燭于燎惟公出丘山之力若舉于毛謂其老悴
無歸必將爲異方之鬼使其沾被寸祿所活累
數口之家于以恢聖澤之汪洋于以勸士人之
直亮是謂能勇於義是謂克廣其心敢不益勵
乃衷無渝厥守儻九重之開聽即舉族而再生
則極諫直言當爲救敝之事惟同心協德永思
底道之方乃能事君於以報德

謝曹運判啟

騏駟車乘共欣明德之依雲日門庭獨阻下風
之拜敢期特達首被薦論以曩昔之寸長見褒
多於今日信大臣之所舉惟四海之爲心伏念
其本以愬冥成此介僻惟進取於陳腐殊不知
夫變通初狂其心敢議朝廷之行事如瞽無相
寧知湯火之在前且情誠迫中而論奏不已雖
憂國之志至於義不顧身而犯分之誅明知罪
不容死投之遠服實以寬恩謂不齒以終身豈
生還之有望故至則卜宅而親自灌園築北望
之臺期以沒猶嚮闕開東出之戶惟其遠尤望
親至於君父之門如隔生亡之路日月離照雨
雷解孚併洗前愆復還舊物負辭瘴海歸覲慈
闈女已有歸兒將就傅豈知故國亦喜言旋不
惟父子之再圓仍慶祖孫之相識以有誅之無
赦旣蒙恩而更生隄若無罪之人還叨及親之
祿此其盛遇邇未多聞自非熙朝安有斯事而
親頭雪滿不忍庭几之再違帝闕天鄰惟有夢
魂之可到進必以禮心旣愧於古人仕惟辭尊

食乃有於常職今則身居庠校位辨師資不知
塵埃奔走之勞惟茲詩書講誦之樂親所安強
之問每不至於踰旬俸緡甘旨之餘時或迫於
周急尚何不足更此過憐拔於州邑之賤微求
寘臺閣之清近屬辭委曲引例詳明循分有涯
俾心生愧斯蓋伏遇某官致君以道任道以身
謂夫執古以御今期於兼濟惟是舉賢而薦善
不以遐遺所以達君上之聰明收天下之髦俊
俾無逸德惟明部司憫大公之淪亾思一日而
旋復以某不肖操心近仁惟其素志之不回庶
幾後效之可勉矧德慧才猷之未白而艱虞險
阻之備嘗是焉動心亟此飛奏若乃性資直諒
問學精微豈伊下愚敢當斯語不惟矜其窮而
必其進又將引以美而勵以修使造物者之用
心其致曲不過如此燭光鼉鼓何勝稱飾之異
常永膽藥心惟有生歿之不二且生未識面何
緣姓字而達前而遽然受知直有父兄之過愛
在古則有於今誠難稽往行於遺編若不及者

幸嘉猷而再覩如欽服何

邵武謝漕使啟

聖君赦過復其命位之勞大臣用仁念及朝昏
之養爲飛章而言上俾乘驛以赴官振老萊之
衣知親庭之不遠捧毛義之檄欣廩給之踰初
爰擇吉辰已從禮上伏念某巖緣狂妄自取譴
尤以至罷任京門投身嶺服雖此積年之久或
不堪其憂未嘗一日之間不自見其過以爲患
至掇者無若自下訟上無所禱者其惟獲罪於

天古之至人其有先存諸已死而厥諫尚能忠
感其君益金石可以意通而日月可以精貫何
茲睿聽之至聰獨以力爭而無補是皆謨議有
所離道思慮或乖致誠倘利害就違之端未
一其志則是非然否之論鮮弗戾乎中是焉杳
冥莫之相協不少濟於民物益彰醜於朝廷曲
從宥流實沐寬政京闕萬里天居九重負罪而
南歷年有紀築臺面北開軒僚東言念君親之
恩如有死生之隔方且衽席墳史盤盂訓謨思

到昔人少贖前過而寸長未立大變遽來還顧
幽囚之身如在九泉之下尚無生意敢望榮階
明虞纂圖愛慈同政青天白日千古一朝方整
頓於萬機期阜康于四海蠢如螻蟻先有恩勤
併洗前愆頓還舊物出南天之災瘴稚子三人
還故里之庭闈慈顏八十豈不幸矣尚茲盡然
曲原奉侍之心過有特達之舉此益其官以周
孔之道思堯舜其君養民若撫嬰孩得士有如
珍寶雖漕輓外臺之爲任而左右近臣之用心

自愛親而及人以已達而成物故能矜視斥謫
若其無辜委曲維持惟恐不至若乃藻辭萃絢
無非飾短以爲長誨語丁寧益欲遷善而遠罪
此雖父兄所以訓養天地之於始生較其爲勤
未之能過敢不永飲藥食夜寐夙興懷謙山以
致思恪茲官守想游雷而自省惟厥身修雖疾
不以憂親誓成寧浼知己此爲報德他未知裁

運副石太丞問候啟

言念封域相望竊依仁者之懿鄰摺紳之間又

西垣 卷之八
熟君子之高誼緬想成德殊非一朝如思遠人
邈未得見豈無尺幅之間爲有煩黷之嫌近大
人有漳浦之書知從者領漕臺之任衣繡還里
爲福於民公忠輸朝愷悌在物素所信者尚何
疑哉不惟華髮之單親日荷庇愛又聞狂者之
前事曲荷褒稱是知盛德 無所不容又見大
賢之所樂與乃以幽繫莫親崇墉則其方寸之
爲勞蓋亦不言而可諭春和已布物類甚繁是
惟道義之門倍有神祇之助恭以運副太丞文
醇乎古行歸於周政以簡厚而有聞志以清尚
而無累暫由漕輓行踐清華夫惟無所卽而不
安蓋亦無所居而不治當狂交跋扈之日政中
夏調度之繁飛帆千艘遠有緡斛之饋積水萬
里一無風波之虞出於人爲宛有神力王師獲
濟已聞執訊之歸天寵所加宜有懋功之賞矜
期柄任別副民瞻禱戀之心未趨門祀中和之
養願式訓言上以爲郊廟社稷之繁禧下以慰
昆蟲草木之同望

西塘 生文集卷之八
代謝帥及提舉啟

叨奉聖俞就更麾守不離旌戟之下而得方州之雄惟私幸之過優豈公議之爲允德非任稱慚與感深伏念某空踈無取之才膚淺不明之學久焉祿仕鮮矣能聞竊小郡以自營期效勞於絲髮臨多事之靡極若累足于水淵雖竭夙夜之勤未聞涓埃之補而河源闕守部司選賢乃以非才當茲優選撫未煖之席拜惟新之恩已披歸善之山川仍庇番禺之節旆此益某官大公錫類至貴尚同吹噓朽枯振起寒滯深憐晚達每借美談是令衰悴之蹤謬茲寄委之重日月照臨之盛鍛礪去取之間思荅生成惟期飭勵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代候安撫內翰啟

介守陋藩久違台屏雖疆圻之密邇獲貢短封若葵藿之爲心未容具諭秋方首序物已向成義當剛正之行神惟愷悌之福恭惟經畧安撫內翰赤心許國直道濟時恬夷于中簡肅于外

西
甚寬而不慢至佚而常功當萬寶之畢收有京
其積則仁人之受祉其厚宜何矧長途權謳方
知賈父之來晚而袞衣遄迓惟恐周公之東歸
最被恩知尤傾心施惟冀俯順時令倍迎天和
上爲邦朝廟社之殊休下副草木昆虫之同望

代文初謝許憲啟

賓筵從事薦墨尚新京輦名班飛章已再深惟
謏薄祇覺愧慚竊念某本以謏才生於遐徼學
未遑於貫道仕已迫於爲貧奏薄技於有司屢

遭黜辱緣家君之告老始玷恩榮在清朝無貂
戟之交顧窮巷有簞瓢之歎徒以幼承清白之
訓粗知義理之方進不敢矯飾以沽名退不敢
偷儒而憚事忘食與寢尚恐曠踈歷歲彌時曾
無補益殊不知何能可錄何節可稱以深左右
之知游蒙特達之舉此蓋伏遇某官急於獎激
憫其羈窮蓋取其片善之長立欲致青雲之上
譬若生成之造雖則無私至於煦嫗之和偏在
朽質顧存心之若此其何德而報諸敢不益勵

鈍愚復循典訓益堅乃素用觀厥成無遺知已
之羞更副倚門之望

代謝僕射相公

罷局湘南思投散地分符海上更竊重藩方茲
涖事之初不勝居寵之思罔然未濟因此深惟
伏念某江湖陋生蓬蒿寒士幸遇文明之代得
從衿佩之遊較藝詞闈雖蹉跎而晚達觀光天
表俄顧遇之獨隆兩周甲癸之年遽至郎列三
易騏駟之乘備玷使華治効鮮傳每求遷避聖

恩未報難便清閑擬乞偏州力圖自効庶事權
之稍遠在愚分之易安敢謂都俞益加獎拔優
分符竹選付翰垣矧茲晉水名州閩山佳處封
疆闊遠人物庶繁驛道四通海商輻湊夷夏雜
處權豪比居訴訟旣多積習仍薄自非裁斷明
敏何以鎮壓輕浮猥以非才特恩詳委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在手覆載爲心左右睿明期致二
帝之盛升陟髦俊了無一介之遺是令孤蹤曲
被重寄敢不驅勉夙夜遵奉詔條問瘼漁樵已

見時平之無苦平心獄訟更期人至於不寃上
荅天臨下酬鈞造

代謝章相公啟

鱸舫相銜近解荆陽之印山川如畫忽臨海上
之州迫輸輓之無功念翰垣之尤重踈然亡措
信其若驚伏念某性不敏明學尤荒略雖交泰
之云遇在連蹇而獨多蹉跎場屋之年已踰強
仕殆用廷策之始方沾一官而家世單微姓名
淪晦始幸從於寸祿敢過意於榮途偶以孤蹤
誤蒙聖眷擢從簿計之當屢更使命之萃日月
其滔越星霜之十換夙夜匪懈惟臣子之片心
曾未補於涓埃忽自驚於蒲柳故自南湘之罷
惟思支郡之求以爲稍遠事權度安愚分且剖
符裂壤稱爲國之藩宣而率職分憂實代天而
撫牧歷漢唐之盛世才循良之數人故我熙朝
茲爲精選矧清源之奧壤乃古越之名城驛騎
通途樓船漲海農士工商之會東西南北之人
獄訟旣繁才難理劇風俗甚薄德必鎮浮豈伊

庸虛可勝昇付此蓋伏遇某官主張吾道憫念
寒生知愛之深蓋非一日吹噓之借久所先容
方其擬議之間尤極獎提之力致茲叨遇全出
生成夫惟會遇之艱難是有賢哲之感慨在深
恩之未報豈鄙意之能忘誓以旦宵奉遵條詔
承化流而下濟究時弊以上陳庶俯仰之無慚
斯荅酬之大槩

代謝右丞啓

蠡湖輸輓慙非八俊之儔南部麾符遽忝列城
之守視事云始撫心載驚伏念某樗櫟小材江
湖陋士蹉跎晚節玷竊榮科猥以寒根孤露之
蹤特荷先朝不次之命自簿領之云當俄使華
之屢更地重望隆職清任數聖恩難報惟知一
節以奉公駑足素遲豈能十駕而追驥洎解荆
湘之印急趨京闕之朝期衰質之得陳庶偏州
而自效敢圖僉論更益寵陞惟晉水之名藩實
閩陬之要會封疆遠達水陸交通塵野雜居權
門比戶舟車遊集異類滿途獄訟奸欺裁斷必

期於平允風俗浮薄鎮重要在乎敦龐如其非
然何有於是直荷優選不容異辭此蓋伏遇某
官令問飾身盛德扶世致主以道遇物至仁雖
平常議論之間皆提拔俊髦之意是憑過譽叨
此誤恩矧聖哲之同朝惟蒸庶之爲念職當撫
牧化在承宣當黽勉於夙宵期遵奉於條詔清
夷審斷之際慎重舉措之間無愧循良用酬陶
鑄

代林丈賀王帥啟

文閣升華天南秉鉞遠人知賴朝命有輝恭惟
安撫待制爲道生時以仕行義仁於輔世德以
復君文章龍虎於士淵刑政藩屏乎物宇庾桂
多故盱宵以憂是迂鎮東之車來建清海之節
冠紳相慶久師仰於今猷禽鳥何知若鼓舞于
新渙如某不肖傾仰有年擢第明庭幸同雨露
之濡澤假麾小郡遂依日月之餘光其爲欣歡
非所名論

代新連州到任謝漕啟

治無善狀每懷愧於高明上倚殊麻迺重成於
叨遇領麾踰再得地益佳暨茲展臨方驚庸陋
惕焉危慄如蹈虛空伏念其本以陋生素無他
技幸少聞於詩禮粗不墜於箕裘值時之明爲
士者貴竟以獵取之學而叨榮仕之階起於樵
耕襲迹冠裳之末曾未星紀置身京朝之聯以
至贊漕發於江淮分符竹于嶺海五更歲筦三
換郡章况茲山秀水清土腴物阜戶口繁庶而
民甚朴訟訴稀鮮而吏不煩王蔣之經營韓劉
之題詠闐闐有林泉之勝樓臺在雲霧之中足
以乘藉熙隆之年優游遲暮之日雖出於素望
然非所敢期何茲天幸之深畢遂愚者之願此
盖伏遇某官開先後又刻意單寒謂其寤寐公
家夙宵民事雪霜雙鬢金石片誠思有以逸其
將衰庶幾焉迄無曠事故茲假借之厚誠以生
成爲懷敢不遵奉詔條咨詢疲瘼處無事猶多
故勵晚節於初心簿書程督之間民俗澆淳之
際力所可到知無不爲此爲報恩他未預議

代林丈問候陳察使啟

低折塵勞十年一夢飛馳賢誼千里寸心永惟
記奏之缺然至於惶愧而惕若比者伏審逖傳
清問臨恤遠人豸繡冠裳日月旌騎神祇相協
穀祿繁滋恭以某官孚命于天以人議法生惟
民福仕與道謀風憲起於直躬惠慈應于後志
出爲耳目惟忠信之爰咨人告謨猷當靖嘉之
坐致前指燮調之日用諧祝願之心某忝被愛
知不勝幸望守茲下郡莫拜前塵惟冀倍保鈞

和以迎天寵

代謝座師啟

治術迂踈久無成效皇明因任仍厥舊封對已
習之吏民頒惟新之命詔茲爲厚幸知所從來
伏念某起於孤寒初從州縣勉循繩墨僅寡過
尤偶玷京朝之聯遽叨符虎之寄七年之久三
易所臨惟此桂陽古爲名郡江山秀美民物富
繁可無勞而收功其惟涓而易化亦旣累歲薄
無佳稱徒以簿計敝訛已除去其根本門庭間

寂粗若可以優游苟便將老之年是從請復之
例正艱難於外任何聽許於過求此蓋伏遇某
官開獎至公維持大計得人片善若已千能謂
其爲政粗有以便民俾之久任乃畢其微効加
以矜憐之自昔豈其衰晚而肯遺過於吹噓成
此僥倖敢不益勵所素圖惟其終襦袴斯民追
循良於往哲冰霜所守無愧忝于深知

代太守謝帥并職司啟

長吏之重選委至嚴非材之人叨竊容再獲迎
新命知有先容伏念某本以踈愚邁茲熙盛幼
焉就學壯而仕官起於掾尉之微至於牧守之
任歲月其逝僅茲三紀之年上下之間竟無一
髮之補英雖小郡道實要衝豈無事爲足可施
設而才力淺短術業荒唐其竭精神粗支吾於
牒訴豈不旦夜僅遵奉於詔條不思退藏尚圖
再任正懼過求之責遽承俞命之榮此蓋伏遇
某官維持大公獎掖片善貴焉期於達賤賢而
不以間愚其在單寒尤所矜借是令踈朽之質

荷茲委屬之仍敢不左右規繩夙夜牒訴循良
可學皆將刻已而書屏職局所當惟有悉心而
盡力此爲報德他未知從

代文初謝職官啟

民曹小掾方懷曠廢之慚幕府清資遽叨特達
之薦出於過望何止愧顏重念某倥傯款啟之
資蹉跎獨行之步志雖好古學不造微行欲趨
時動恐違義徒竊祿以爲養以爲貧而取譏方
清朝之急人正賢者之連茹敢期公舉屢顧菲

材然宰邑之官實字民之任於今日百里之長
乃往古大國之封法新而未明則何以利公家
澤秘而不下則何以副民望情誠至懼未敢形
言日月大明俄先察隱以爲列郡之從事抑亦
操錦而學裁依於賢守倅則知爲政之大方以
其閑朝昕又得讀書之餘暇責至輕而要事至
佚而功爲惠也深於德難荷此蓋伏遇某官誠
於引類志在愛民以大公至正之心成極備曲
至之德譬如春風之在草木未嘗不各遂其私

至於物產之有根華亦莫能兩施其力出於元
造惟此恩私敢不益勵深衷恪全素守勉旃未
至之學稱斯新命之榮是焉始終用荅知遇

代太守到任謝憲漕啟

比者叨奉恩俞繆當麾守已諧臨視方竊面驚
伏念某性本鈍蒙學亢荒畧祗服先師之勤誨
幸逢聖世之大明是叨一官以後羣俊雖志於
行已深勵夙宵而才不過人終鮮稱譽矧以有
國之慎擇無若列郡之守臣俾分憂勞用壯藩

翰必也識足以知幾變德足以帥吏民自省歉
然其安稱此斯蓋伏遇某官至誠與類厚載有
容方以成物爲心惟知誘人於善肆令愚陋獲
比高明照之以日星提之以衡石是知絲系無
所遁逃惟竭愚庸期副臨矚究民之瘼奉公忘
私皆所素存今其益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太守謝憲舉大藩啟

待麾非稱動惟涼德之慚拔彙無方重以大藩
之舉荷知逾分省已若驚伏念某生本顛蒙學

尤空畧寡聞無卓旣困後知惟思力行之近仁
不以頃食而敢怠以謂爲子者必善繼志述事
故無往而不念其先爲臣者移所以事親事君
亦何適而敢怠其上有以伸已而澤物孰若爲
州而長民而鳴絃之傍有郡若邑請以自試涖
之方驚蓋以有吏有民爲條爲教卷舒由已休
戚繫之思有以惠鰥寡必若杜南陽思有以洗
寃誣必若袁楚郡以夕繼晷彌歲于茲寂無佳
稱可追前古而况照之以日月則妍醜何避乎
之以衡石則重輕孰逃猥以銖銖之多謂宜垣
翰之重此蓋伏遇某官致君有道求類如饑思
以爵祿樂與之同而爲宗社無疆之計得片善
如獲金璧若無有連城之珍如高風之助鷦鷯
唯欲置青雲之上是令踈拙亦荷薦揚冰食奉
公知難私報鷄鳴爲善惟懋素心

西

皇文集卷之八

三



